



Night Probe!

Clive Cussler

[美] 克莱夫·卡斯勒 著

胡坚 译

夜海钩沉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Night Probe!



Clive Cussler

夜海钩沉

[美] 克莱夫·卡斯勒 著

胡坚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夜海钩沉 / (美) 卡斯勒 (Cussler, C.) 著; 胡坚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书名原文: Night Probe!

ISBN 978-7-208-08011-9

I. 夜… II. ①卡…②胡…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 108293 号

策 划 李颖华
责任编辑 肖 菲
装帧设计 储 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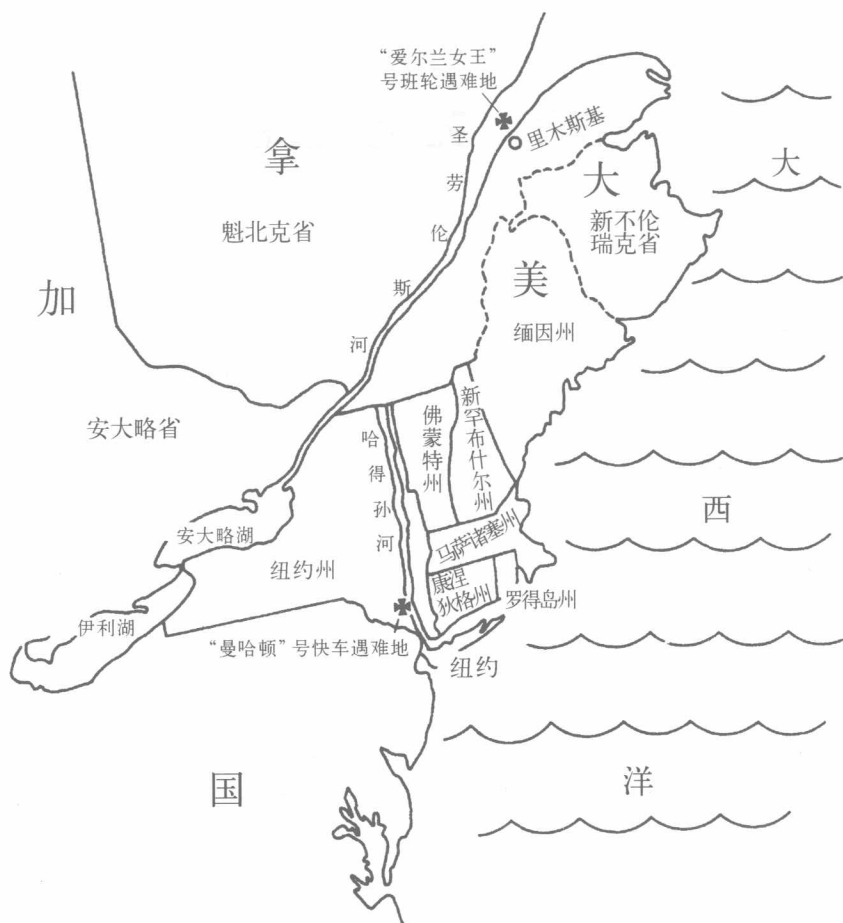
世纪文景

夜海钩沉

[美] 克莱夫·卡斯勒 著 胡 坚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3.5
插 页 1
字 数 346,000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8011-9/I · 579
定 价 29.80 元

楔子 死亡之日



1914年5月，纽约州北部

1

道道闪电划过夜空，预示着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此时，“曼哈顿”号特快列车发出刺耳的呼啸，正奔驰在纽约州的乡野田间。从机车烟囱里喷吐出来的煤烟，宛如一缕鼓槌状的烟柱升腾而起，弥漫在繁星闪烁的夜空之中。机车驾驶室里，司机从他那连裤工装服口袋里掏出一块银质沃尔瑟姆怀表，打开表盖，借着炉膛里的火光端详了一下。他并不担心这场瞬间将至的狂风骤雨，却生怕时间的无情流逝会让他耽搁既定的重要行程。

他从驾驶室右边窗口探出头去，凝望着在“2-8-0 增强型”火车头八个巨大的驱动轮下向后飞驰而去的枕木。如同一艘轮船的船长得跟他的操纵杆生活在一起，他在这个岗位上已经干了有三个年头了。他为“飞奔的莉娜”而骄傲，这是他亲切地给这23万6千磅重的好家伙起的名字。她1911年出自美国机车公司斯克内克塔迪制造厂，黑色的车身表面打磨得黝黑光亮，上面还有一道红色的纹饰，编号“88”两字是端庄典雅的金色，完全用手工绘制。

他倾听着前行的钢轮不停地碾压在钢轨接缝处发出的铿锵声，感受着机车与她牵引的七节车厢的巨大动力。

随后，他把车速提高了一档。

在殿后的七十英尺长的专用普尔曼式卧车^[1]车厢里，理查德·埃塞克斯正坐在前厅图书室的一张书桌旁。由于疲倦过度，他反而没有丝毫睡

[1] 普尔曼式车厢：19世纪美国发明家 George M. Pullman 设计的豪华型列车车厢，常作为特等客车使用。——译注。下同。

意。这种旅行生活对他来说实在是太单调乏味了，他只好用给妻子写信来打发时光。

他在信中描述了车厢内部的华丽装饰，制作精良的切尔卡西亚胡桃木雕刻，美观大方的黄铜罩电灯，以及那罩有红色天鹅绒衬套的转椅和盆栽的棕榈树。他甚至还谈到了那四间宽敞卧室中盥洗间里的镜子和地板上的瓷砖。

在他身后的一间壁板装潢奢华的瞭望室里，五个身着便服的军警正在玩牌，屋里烟雾腾腾、乌烟瘴气，他们的来复枪则散乱地摆在旁边的家具上。不时地，五人中便会有一个弯腰对着放在波斯地毯上的黄铜质痰盂大咳几下。或许对他们来说，这就是能够享受到的最高级别的奢侈了吧？埃塞克斯心想。这样富丽堂皇的旅途一天差不多得花掉联邦政府 75 美元，而所有这一切，只不过就是为了几张纸片。

他最后签上名，完成了那封信，然后把它装入一个信封，塞进内衣贴胸的口袋里。此刻他仍然没有睡意，便静静地坐着，凝视着拱形窗户外模模糊糊的景色，静听着每当火车要驶过一个乡村小站时拉响汽笛所发出的尖啸声。终于，他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身体，然后走进布置典雅的餐厅，在一张铺着雪白桌布、放着几个水晶玻璃杯和银质餐具的桃花心木桌子旁坐了下来。他朝手表瞥了一眼，才知道仅差几分就到凌晨 2 点了。

“您想来点什么，埃塞克斯先生？”一个黑人侍者像是变戏法似的出现在他的面前。

埃塞克斯抬起头来，微笑道：“我知道已经非常晚了，但不知是否还能来一小份快餐？”

“乐意效劳，先生。您想要点什么？”

“来点能帮我闭上眼睛的东西吧。”

侍者露齿一笑，“我想，来一小瓶波马特牌的勃艮第葡萄酒和一碗热气腾腾的蛤蜊肉汤，先生您看怎样？”

“好极了，谢谢你。”

当埃塞克斯坐在桌旁，慢慢地呷着那杯酒时，脑子里忍不住很想知道，这会儿哈维·希尔兹是否也一样觉得辗转难眠？

2

哈维·希尔兹正在经历一场梦魇。

他从心里拒绝接受别的解释。钢铁扭曲和断裂的尖啸声，撕人心肺的哭喊声，还有自黑暗深处蔓延而上的恐怖气氛，几乎令他窒息，使他无法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他挣扎着，想要从这可怕的景象中逃出来，再飘回到平和安详的睡梦中去，然而，一阵随即袭来的钻心疼痛却使他清醒了过来，他终于明白，这不是在做梦。

在他身子下面的某个地方，能够听见有一股水流的“哗哗”急涌声，仿佛像在一条管道中的流动，紧接着一阵疾风直透进他的双肺，使他的呼吸变得顺畅了一些。他试图要睁开眼睛，可眼皮就像被胶粘住一般。他还不知道自己的头上和脸上已经被凝血所糊盖。而他的身体被卡在冰冷而又不规则的金属构件中，就像是那个被固定住了的胎儿般动弹不得。一股辛辣的电线烧糊味直冲他的鼻孔，伴随着周身愈来愈厉害的疼痛，使他的意识也愈来愈清醒。

他想动一动胳膊和双腿，可它们却不听他的使唤。一种奇怪的静寂笼罩着他，惟一能听到的就是水流涌动和拍打的低沉声音。为了解脱看不见的苦恼，他开始了另一次尝试。他深吸了口气，使尽全力挣扎着。

忽然，他挣脱了一只手臂，一块尖锐的金属片也同时把他的前臂割出一个大口子，痛得他直抽冷气，而剧痛终于使他彻底清醒了过来。他用手擦去糊住眼睛的血块，然后睁开眼，凝视着这个一度曾是他的居室、坐落在由加拿大开往英国的豪华班轮上的豪华客舱。

那个很大的桃花心木梳妆台不见了，写字台和床头柜也不知去向。原来应该是客舱地板和右面隔墙的地方则变成了一个大洞，沿着这个洞扭曲的边沿望进去，只能看见尘雾蒙蒙的黑影和圣劳伦斯河黑色的水流，就仿佛那儿有一个深不可测的地穴。随后，他的目光又向旁边搜寻开去，固定在了一个白色的柔和物体上。这时，他才意识到这里并非只有他孤独一人。

几乎就在触手可及的地方，一位住在隔壁那个舱室的年轻姑娘的大半个躯体被掩埋在倒塌的废墟之中，只有她的头部和一条苍白的臂膀从残破的隔板中露了出来。她那金黄色的头发如水瀑一般披散在脑后，差不多有三英尺长，而她的头被扭曲成一个奇怪的角度，血从她的嘴里源源不断地流出来，浸到她的脸上和头上，慢慢地，把她那水瀑一般的头发染成了紫红色。

希尔兹最初的反应是浑身一惊，继而便是想要呕吐。直到此前为止，死亡这个幽灵还不曾掠过他的心头，然而此时此刻，面对着这个姑娘毫无一丝生命气息的躯体，他预感到了自己同样可怕的结局，一阵突来的担忧灌注了他的全身。

绝望中，他两眼徒劳地朝废墟中扫视，想要找回他那个片刻也不离身的手提箱，可那个箱子早已经被倒塌的废墟吞没不见。他拼命用力，想把身子从卡住他的牢狱中解脱出来，汗水像溪水一样从他周身的毛孔里直往外冒。然而，他的努力毫无结果，他感到自己胸部以下的身体都丧失了知觉，不听使唤。他悲哀地想，一定是脊椎被压坏了。

在他的身下，巨大的客轮正在死亡的边缘上挣扎，它迅速地倾斜着，往冰冷的水下沉去，那里将成为它永久的坟墓。船上的乘客，有的身着晚礼服，更多的则是穿着睡衣，全都像一群热锅上的蚂蚁，在歪斜的甲板上来回乱窜，想要爬进那仅有的几条已经被放到冰冷的河面上或正在往下放的救生船中。进不了救生船的旅客，则去抓抢一切能够漂浮的物体。再过

几分钟，这艘船就要以它的末路之旅，一头扎进这离岸不足两英里远的大海中了。

“玛莎？”

希尔兹全身一紧，忙扭头朝传来很细微喊声的方向望去。那声音很远，似乎是从客舱靠里的那条过道那边毁坏了的隔墙后面传来的。他听得很专注，接着又传来了一声。

“玛莎？”

“在这儿！”希尔兹高喊着应道，“请帮帮我！”

没有回音，但是他听见了有人穿过那堆毁塌物走过来的声音。很快，一块塌下来的天花板被推开了，伸进来一张长着灰胡须的脸。

“我的玛莎！您看见我的玛莎了吗？”

来人的神态看上去惊恐万分，他的声音听上去空空的，没有音调上的变化。他的前额看起来伤得很厉害，可他的一双眼睛发疯似的左顾右盼，瞧来瞧去。

“是一个长着很长金发的女孩吗？”

“是的，是的，她是我的女儿玛莎！”

希尔兹把头转向那个姑娘的尸体，“我恐怕她已经去了。”

灰胡须男人疯狂地用手在断墙上刨出一个大窟窿，然后手脚并用地爬了进来。他爬向女孩，脸上的肌肉抽搐着，带着无法相信的神色。他捧起女儿鲜血淋漓的头，抚摩着她的头发，半晌不做一声。

“她死时并没感觉到痛苦。”希尔兹温和地说。

陌生人没有回答。

“真抱歉。”希尔兹低声说道。他感觉到船向右舷一侧倾斜得更厉害了，水位上升得越来越快，要想离开已经没有什么时间了，他必须设法让这位父亲从悲伤中转出来，并劝说他抢救出那个手提箱。

“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他开始问道。

“船撞了，”回答含糊不清，“我在甲板上，雾里钻出来另一条船，船头撞在我们这条船的腰上。”他停顿了一下，从口袋里掏出来一条手绢，轻轻地擦拭着女儿脸上的血迹，“玛莎恳求我带她去英格兰，她妈妈不同意，可我却让步了。哦——上帝啊！要是我知道会出事……”他哽咽着说不出话来了。

“您什么也做不了，”希尔兹说，“您必须救您自己。”

这位父亲慢慢地转过头来，用一双视而不见的泪眼望着希尔兹，“是我杀死了她！”他嘶哑着嗓子喃喃说道。

希尔兹的劝说未达目的，他心急如焚，感到无比绝望。

“听着！”他大声喊道，“在这堆废墟里埋着一个旅行皮箱，里面有一份必须交给英国外交部的文件！”他的嗓门越来越大，“请找到它！”

水面上打着漩的小漩涡距离他们只有几英尺远了，河水即将吞没他们的时刻现在只能以秒来计算。一寸寸逼近的河水挟裹着黏稠的浮油和煤灰，看上去污浊不堪。外面的夜空中，传来上千名濒死旅客的恐怖尖叫。

“请听我说，这样就还来得及。”希尔兹恳求道，“您的女儿已经死了。”他边说边用攥紧的拳头猛敲卡住他的钢梁，毫不理会皮绽肉裂、鲜血迸流带来的剧痛，“您要在水淹没我们之前逃出去。请您帮我找到箱子并带上它，出去交给船长，他知道该怎么办。”

陌生男人的嘴唇颤抖着张开来：“我不能把玛莎一个人丢在这里……她害怕黑暗……”他轻声低语着，仿佛正对着一个祭坛做祷告。

这真是致命一击。这位极度悲伤的父亲差不多已经进入了神志不清的状态，起身离去对他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只见他俯下身来，亲吻着女儿的额头，然后控制不住地呜咽起来。

奇怪的，这会儿受挫的愤怒感反倒离希尔兹而去了。对失败和死亡的接受，使得恐惧和忧虑不再具有任何意义。他平静地躺着，在这最后剩下的短暂时刻里，任由思绪划过现实的边际，并以异乎寻常的冷静注视着眼

前的一切。

突然，从船的内部传来一声闷雷般的巨响，那是底舱的锅炉爆炸了。整个船体一下子失去了平衡，向右舷一侧翻扣了过去，船尾向下一栽，插进了早已等待着它的河床。从凌晨撞船的那个时刻算起，直到它从冰冷的河面上漂浮着的许许多多挣扎求生的旅客们的眼中消失，整个过程持续的时间还不到十五分钟。

这时是凌晨2点10分。

希尔兹平静地接受着，并不打算用憋住呼吸来使那不可避免的最后一刻能够多延长上几秒。他张开嘴，吞咽着恶臭难闻的河水，一直灌下去直到塞满自己的喉咙，然后，他就沉入了那没有空气的坟墓。窒息的痛苦很快就过去了，他的意识和思想也随即永远关闭。

一切都消失了，所有的一切。

3

黑夜是从地狱里诞生的，山姆·哈丁心想。他是纽约州与魁北克省北方联营铁路公司的售票员，此时，他正站在他那个车站的月台上，注视着那近乎平行于铁轨外侧的、在狂风劲吹下哗哗作响的白杨树林。

那场把新英格兰诸州烤焦了的热浪已经接近尾声了。瓦克县周报以红色的波多尼字体（西文字体的一种）公告宣称，这是自1880年以来最热的5月。锯齿状的闪电急速地划过黎明前的夜空，气温骤然回降，一小时内竟然突降了24度。哈丁身上的毛线衬衫，此前因天气闷热潮湿已被汗水湿透，现在气候突变，凉风吹来，他不禁打了个寒战。

顺着哈得孙河向下游望去，可以看见溯流而上的一队驳船上的一串灯光。随着驳船在哈得孙河大桥的桥孔下一一驶过，那些暗淡的黄色灯火也随之一亮一灭。

哈丁的车站坐落在镇子的边上，这个镇小得可怜，也许叫它村子会更确切一些。铁路在这里交叉成一个十字，其中的主干线向北直通到奥尔巴尼，而支线则向东经过多维尔-哈得孙河大桥到达哥伦比亚镇，然后再转向南通向纽约市。

尽管雨还没有下下来，但空气中的湿气已经很重了。他转身朝那辆车站租用的福特牌汽车走去，解开车顶棚上的若干个小绳索，把人造皮革篷布放下来罩在车厢的橡木镶板外面，再用折叠销扣固定好，然后走进了车站办公室。

屋子里，西部联合电报公司的夜班报务员海勒姆·米奇姆正躬背驼腰地趴在一张棋盘上，通过电报线路跟身处另一个车站的一位报务员下棋，这是他喜爱的一种娱乐。外面的风很大，把窗户玻璃吹得呼呼作响，伴随着米奇姆敲击电键时发出的清脆而又断续的嘀嘀声。哈丁从煤油炉上拿起一把咖啡壶，给自己砌了一杯咖啡。

“谁赢了？”他问。

米奇姆抬了抬头。“在德国镇，我跟斯塔迪什那盘棋下平了。这家伙可真有点难对付。”电键跳动起来，米奇姆又走了一个子，“后翼马进四，”他嘴里哼道，“局势看起来并不妙。”

哈丁从背心口袋里拿出表来看了一下，不由得皱起了眉头，“‘曼哈顿’特快已经晚点12分钟了。”

“大概是这场要来的暴风雨让它耽误了吧。”米奇姆说。他又走了一步棋，然后把双脚往桌上一搁，身子向后一仰，使他坐的椅子的两条前腿翘了起来，只剩两条后腿着地，就这样等着对手的回答。

天空中的闪电忽然击中了附近牧场里的一棵大树，屋子四面的木板墙被震得吱吱嘎嘎乱响。哈丁呷了一口冒着热气的咖啡，漫不经心地望着天花板，心想房顶上的避雷针是不是装得够好呢？放在他的拉盖书桌上的电话此刻突然叮叮当当响了起来，打断了他的默想。

“嘿，大概是列车调度员给你带‘曼哈顿’的消息来了。”米奇姆漫不经心地预示道。

哈丁把电话机的摇臂转向自己站立的位置，然后把那个小圆听筒贴到了耳朵上。“我是瓦克镇站。”他应道。

线路里雷电产生的静电干扰声很厉害，所以只能勉强分辨出从奥尔巴尼打来电话的调度员的声音。“大桥……这会儿你能看见大桥吗？”

哈丁把头转向东面的窗户，外面漆黑一片，他的视线仅能看到站台的尽头。“看不见，只有等下一次闪电的亮光了。”

“桥还在那里吗？”

“桥为什么会不在那里呢？”哈丁焦躁地回答。

“刚才一艘拖轮的船长从卡茨基尔打电话来大吼了一通，”调度员的声音听上去断断续续，“他说他从桥下过时桥上掉下来一根大梁，把他的一条驳船给砸了个稀烂。听说这事这儿的人全都惊呆了。听哥伦比亚镇的站长说‘曼哈顿’号误了点，是不是真的？”

“告诉他们别着急，‘曼哈顿’还没到瓦克镇。”

“你能肯定？”

哈丁禁不住摇了摇头，他真没想到这位老兄会问这样的问题。“该死的！难道你认为我连有没有一列火车从我站上过去我都会不知道？”

“感谢上帝！我们还来得及。”调度员回答的声音夹杂着干扰从线路上传了回来，“这趟特快载有90名旅客，这还不包括列车的班组乘员和一节载有要赶回华盛顿去的大官的政府包厢。你发信号叫它停下来，等天一放亮就去检查一下大桥。”

哈丁挂断了电话，转身走到墙边，从墙上的挂钩上取下一盏有红色透镜的百叶窗式信号灯，先晃了晃看里面还有无煤油，然后点燃了灯芯。米奇姆目光越过棋盘，询问地望着他。

“你要给火车发信号？”

哈丁点点头。“奥尔巴尼那边说有一根大梁从桥上掉下来了，他们要对大桥进行检查，然后才让列车通过。”

“需要我去帮你点燃臂板信号灯吗？”

话音刚落，就听见外面随风传来一声尖锐的汽笛声。哈丁竖起一只耳朵，辨别了一下声音的远近。此时汽笛声再次响起，听起来比刚才更响了一些。

“没有时间了，我就用这盏灯去让它停——”

门突然“砰”的一声被推开了，一个陌生人脚踏在门槛上，两眼向屋里滴溜溜来回扫视着。他的模样看上去像个职业赛马骑师，他的身材瘦削、矮小，蓄着金黄色的小胡子，塞在头上那顶巴拿马草帽下面的则是同样颜色的头发。他的着装看上去相当考究，英国裁剪的韦伯-海尔布纳式服装是用丝线缝纫的，熨得笔挺的裤子下露出一双棕色双色调的小山羊皮鞋。然而，最引人注目的，则是那支握在他那如女人般纤细的手里的毛瑟枪。

“这是怎么啦？”米奇姆惊觉地咕哝道。

“来了个强盗，先生们！”闯入者的脸上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微笑，“这是明摆着的。”

“你这蠢货！”哈丁厉声喝道，“我们这没有什么值得你抢的。”

“你们车站有一只保险箱，”陌生人一面说，一面朝哈丁办公桌旁角落里的一个底座装有高脚轮子的铁箱子努了努嘴，“保险箱里总是装着贵重的东西，像是待发的工资什么的，对不？”

“先生，抢劫铁路是违犯联邦政府法律的犯罪行为。再说，瓦克站是一个乡村小站，哪会有什么工资存放在这里？见鬼，镇子上连个储蓄所都没有哩！”

“我可没有闲心来听你讨论瓦克镇的经济。”毛瑟枪上长长的枪栓“哗”地被拉动了一下，“把保险箱打开！”

火车汽笛声又响了，这一次听上去比刚才要近得多，哈丁凭经验知道火车离这儿只有大约四分之一英里远了。“好吧，你要什么都行，但得等我先去给火车发个信号。”

“砰！”毛瑟枪响了，米奇姆的棋盘被击穿了一个窟窿，炸碎的木屑四散飞去，溅落到铺着油毡垫的地板上。“别再犯傻了，还想去叫什么火车停下来？我希望你还是老实点的好。”

哈丁瞪视着这个强盗，目光里透出极端的厌恶和转瞬即逝的惊惧，“你不知道，大桥有可能出事了。”

“我知道你想要滑头。”

“我向上帝起誓——”

“他说的都是实话。”米奇姆插了进来，“奥尔巴尼那边刚刚来过电话，警告说大桥出了问题。”

“请相信我们，”哈丁恳求道，“你这样做会杀掉整整一百个人的！”他突然停住了，因为火车头上的探照灯灯光已经透过窗户射了进来，他的脸色顿时变得煞白，尖厉的汽笛声告诉他火车离站台已不到两百码远了。“看在上帝的分上——”

米奇姆从哈丁手里一把夺过信号灯，向开着的门冲去。枪声又响了，一颗子弹射进了他的臀部，他一头栽倒在离门槛不到一步远的地方。情急之下，他把身子一滚，用膝盖支撑起身体，举起胳膊，企望把信号灯扔到门外的铁轨上。可那戴草帽的家伙扑上来抓住了他的手腕，同时用枪管朝他脑袋上猛砸了一下，接着又抬起一脚，把门踢关上了。

然后这个强盗转过身，对哈丁咆哮道：“把那个该死的箱子打开！”

看着米奇姆的鲜血流淌在地板上，哈丁胃似刀绞，只好照着这个歹徒的话去做。他紧抓着密码锁的拨号盘，以无助而又痛苦的心情听着列车在他身后不到20英尺远的铁轨上呼啸而过。普尔曼车厢里的灯光，如鬼火一般透过窗户投射进屋子里，在墙上扫过摇曳不定的暗影。不到一分钟，

最后一节车厢的车轮碾在铁轨上的“咔嚓——咔嚓”声就随着列车一块儿从站台上消失了，紧接着，列车开始上一段斜坡，直奔多维尔-哈得孙河大桥而去。

密码锁的齿轮“咔嚓”一声到了位，哈丁握住门把手一拧，打开了沉重的铁门，然后退到一旁。箱子里只放着几个无人领取的小包裹，和几本很旧的日志和记录本，此外还有一个装现钞的盒子。歹徒抢过这个盒子，点起里面的钱来。

“十八块一毛四，”他兴味索然地说，“真他妈够寒碜的，不过这也够我吃几天的了。”

他熟练地把这些钱中整张的纸币拈出来塞进自己胸前的一个皮夹子中，再把剩下的零分硬币装进了裤子口袋里。然后，他随手把那个空盒子扔在了办公桌上，抬起腿从米奇姆的身上跨过去，很快就消失在了门外的暴风雨中。

躺在地上的米奇姆动了动，发出一声呻吟。哈丁跪在地上，用手托起了报务员的头。

“火车……？”米奇姆喃喃道。

“你流了很多的血。”哈丁说。他从自己裤口袋里扯出一条红色的印花大手绢，扎住了米奇姆仍在流血的伤口。

米奇姆牙关咬得紧紧的，忍受着身上两处伤口传来的剧痛，他两眼盯着哈丁，目光显得有些呆滞，“给东岸……打电话……问火车是否安全。”

哈丁把朋友的头轻轻放在地板上，然后抓起电话，按下叉簧，接通了发话电路。他对着话筒大声呼喊，但却没有一点回音。他闭上眼睛祈祷了片刻，然后再次呼叫，通向河对岸的线路里还是静悄悄的。情急之中，他把这台卡明斯-雷恩牌电话机上的线路选择开关转到了奥尔巴尼，想叫通那位列车调度员，可是，他听到的只有静电噪声。

“我打不通！”他说话时只觉得苦不堪言，“雷雨把线路给打断了！”